

劉王兩先生評點乾註莊學

全八本

仁  
1604  
6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4 號

第 6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明  
卷  
1.604  
仁13



南華經十一卷目

第十八篇

至樂

第十九篇

達生

第二十篇

山木

南華經十一卷目



南華經卷十一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忘歡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

今

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擇此八者

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為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

德為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

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唱嘆自是人不能及

也。無懷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

為之樂無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

時而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芴為而出之也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

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

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後而務

他時、自寫一段六不及其有

此事獨寓言之  
意每欲發明親  
切而不可得多  
方為之譬喻

巨室謂天地

此更以自已哀  
樂推見骨肉離  
合其於為人也  
切矣其情文俯  
仰則不期而得  
於言矣尤明白  
滿落如此也不  
知幾回說到此  
常有新意  
又添出一句黃

帝之所休多少  
宗廟

原壞莊子欲措  
破人心之迷着  
者如為此過當  
之舉此是道心  
說什麼道心  
而以馬捶枕之  
而臥文字豈不  
津：結末哉

但作楊柳豈不  
怪奇他二林來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  
○雅○字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木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唯○事○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

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處便是如此林  
注柳為癆似殺  
風景此人主乎  
此處其身如枯  
木之枝而柳生  
財焉衆人以焉  
大能乃知言以  
焉適合也如曰  
化及我夢中之  
夢何所不有豈  
吾人夢之常也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  
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觸髀深躡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  
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  
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  
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  
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澆澆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

得故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

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幾。變化種

計勝得水則為蠶。得土之際則為鼃。蟪之衣生

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

不知列子果養  
乎果歡乎簡易  
明白而悲傷無  
窮

此幾種在百歲  
窮饑法最妙  
意在用喻也釋  
氏言煖地頂地  
皆相似又有得  
於形容者豈可  
以耳目所不識  
疑之以所識訓  
之哉

之根為蟻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  
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  
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瞽芮生乎  
腐蠶羊奚北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生之所無以為  
言身外之物也  
知之所無奈何  
言人力所不及  
也  
雅言要道是此  
矣後有丹經佛  
誦而不欲問矣  
可以廢立可以  
存身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  
為者分外物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奈何者命  
也表事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  
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斯足矣有餘則傷也  
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  
故生亡也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  
為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  
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  
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老成

正平則五藏不  
偏更生猶第二  
身

遺生則不憂死  
不憂死則神完

存生。養之彌厚則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事奚足棄。

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

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

皆成。無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還輔其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窒。其心虛。故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至適。故無不可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耳。非物往可之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

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遊夫得是而窮

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  
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  
心使。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  
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章法。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而況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闕性分之外。故曰  
藏。善。洽。復讐者不折。鎡于。夫于將鎡。雖與讐為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  
無。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  
情。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  
也。用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

累九無巧愈多而神意愈空則劇細寫得入玄必有悟也正使親見乃無言盡

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

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

用不在於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九於竿頭。是用

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吾

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桐木之枝。不動之至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

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射而賭物曰注  
王欽若孤注即  
此注字  
注必有巧如技  
射彈基之類非  
孤注之注也  
為此注字則直  
豈有以在博者

手且又何所巧

文字遠好結有  
病但喻言內外

也。習以成性。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  
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以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間  
也。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所要  
愈重。則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田開之見周威公。務中適。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則可以為報其  
後則見食於虎  
豈不幸耳猶有  
不食者存歎鞭  
其後且奈何哉  
林解以為於人  
事也非語意

語不詩多

語意曲折難到  
玄冠說燕皆奇  
事也厥謂畏車  
聚僕羈縻中也  
取其餘意想像  
則得矣犧牛卜  
龜之外有與遺  
論作者何窮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  
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仲尼曰。無入而藏。藏  
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內矣。而又入之。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  
此過於入也。柴  
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名極而。善論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實當也。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  
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豨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豚楯之上。雅字聚僕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  
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瞻則身亡。理常俱耳。不  
獸也。間人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此一說與孟蛇之說相類  
言病無寔病神者有卻而入之耳又非疑孟景比也  
不問有無得無外意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四伏而湧。

此三語極本分。只為性命錯。離了反不為真。齊俱入汨俱出。東造妙處觀美。潮可見尚恨無。東南觀也。

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此吾所以不任已。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梓慶削木為鐻。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事去也。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自然也。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匠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巧。猶任規矩。此善論。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都忘其身也。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無所變從也。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

揚用脩曰。在字曰天府曰天門。曰天光曰靈臺。其名雖異。其義一也。

忘適之適。語微而精。

讀甚恣件：寫  
得此寂然羈  
旅所不能自喻  
者

誦刻而意厚

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聞付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

此等重出無味

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章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聖一作取

極浮去薄惡之滋味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山中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

其生可樂二字  
更好

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發蒙其皮為之灾也  
令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  
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激用約其民愚  
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  
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  
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

樂其死可葬

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

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

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真謂欲使之南越

市南子曰

君無形倨

形倨躓礙之謂

無留居

留居滯守之謂

以為君車形與

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所謂知足則無

所不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志就夫子乃并於物外無塵之

遠其其所見應  
指迷而言之  
又結即累糧而  
送之以為初則  
初以為仙則仙  
讀至自崖而反  
飄、有無吾敝  
履之意此論道  
德之御文章之  
妙一至此字解  
者以為浮游之  
曼術實送之歸  
琴陋矣

張棟謂之飲妙  
退也

呼張歛之自唯  
語皆呼意也張  
漫呼、著氣力  
貌歛欲其漫我  
也猶稱之也所  
謂樽酒歛送皆  
在中但指為樽  
酒歛送是全未  
識筆意此許慎  
之謬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  
人者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  
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  
之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

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萃乎芒乎其

送往而迎來。無所欣說。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從。  
其疆梁。順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當故無損。而况有大塗者  
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  
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  
鳥也。翫翫狺狺。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既弘大舒緩。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又心無常係。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  
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  
以奔。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  
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夫蔡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  
之迹也。將寄言以遺。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



楊用備曰莊子  
德之常猶老  
子淳、潤、也  
莊子祖述老子  
儼然一家之言  
何怪其及正道  
耶

林回十字悠  
無限真意不待  
解又別說相收  
之與相棄也亦  
遠矣於語叠得  
情切在語交情  
更事乃見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功自眾成。故還之。道流而

不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

而後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迹捐勢不

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無責於人。人亦

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泊

無懷。乃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取於棄人。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惡。而况人為鳥獸所不畏。

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子桑扈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

善作者不及善  
後他更寫出輝  
路運四悔悟政  
行之意豈能亦

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因形

有自得之趣。抱  
揆也。  
形莫若緣。八字  
好

率情。不矯。率情不矯。故常全之以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

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物之倘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

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人與天一也。皆自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回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

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知

而順帝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

而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

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而取之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止於形質而已。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社稷存焉爾。况之至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變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何為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能有人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此與戰國策同  
戰國策不及者  
又彈黃雀也  
作久少画者  
當留不盡之意  
亦執彈而留是  
也此問妙意在  
指彈而走

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  
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  
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彈而異鵲從而  
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  
夫有欲於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許  
物亦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  
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觀於濁  
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  
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  
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  
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陽子之宋  
聃上指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南華經十二卷目

第二十一篇

田子方

第二十二篇

知北

南華經卷十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  
 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sup>也</sup>也。真<sup>無</sup>假<sup>無</sup>  
 也。人<sup>也</sup>貌而天<sup>也</sup>。雖貌與人同<sup>也</sup>。虛緣而葆真<sup>也</sup>。物<sup>也</sup>故真<sup>也</sup>。  
 而獨任自然<sup>也</sup>。

數語深隱而有  
象不浮夸人  
貌而天即上  
其字緣已善矣  
猶且不著述古  
書緣夫魏真為  
我累耻其言真  
有此意首尾皆  
善

是他人千年萬  
歲者不假千言  
萬語道不遠者

不。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方大潔。今失。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無擇已。而物邪自消。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  
雅。字。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  
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  
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吾。所。學。者。直。土。  
梗。耳。非真物也。夫。魏。直。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温。伯。  
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  
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  
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  
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目擊道存一見  
快矣相識已多

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徃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衰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北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萬物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竟不亡。

南華經卷十

謂之死。待顯。生竟無死。生。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自無。日。夜無隙。化恒。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俱往。故曰。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今人未嘗以此為。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今已為物也。

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者。不以為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未始。死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則為死。俱。聚也。俱。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患。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於。萬物一。

南華經卷十二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臭腐。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

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

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

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甚深。然恐來者之不悟也。故後出此其用意。二

切矣。

使其言必窮于向使其說必愧

于知其說必勞于辯

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言知之所

富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聖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大

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

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神明。尊。化而物已

此處甚偏老子

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死。生者已生。圓者方者。

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固存。豈待為之。

而後存焉。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極之中。則陋矣。秋豪

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也。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

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油然不形而神。挈然有形。

則不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見其本性之

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舜問乎丞。曰。道可

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失道。夫身

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舜曰。吾身非吾有

失一你夫

但看天地之委  
形也便是超然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汝今氣  
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  
其委結而自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耳。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氣自委結，而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味。皆在自爾中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  
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

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  
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  
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形本生於精。皆由精  
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  
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  
皇皇，逍遙六合，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與化偕行也。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  
而精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  
神定。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淵乎其若海。容恣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俱  
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  
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將反於宗。不逐末也。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直聚氣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  
○忽○神○入○妙○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蓏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

自得是處所

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足惜。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類悲。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獨脫也。紛乎宛乎。變化也。不形之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是兩字也

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雖論之。然故不能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則不論。悅然不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聞至。乃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  
 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  
 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  
 怪此斯不及質也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  
 每下愈况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下汝唯莫必無  
 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  
 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  
 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憂彼無窮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  
 而清乎調而間乎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寥然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  
 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  
 常理也其彷徨乎正來也往來者自然之  
 有終乎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馮閔者虛郭之謂也乎物物者與物



無際。明物物者無物。物耳。物自物耳。

物際者也。物有際。始。冥然真所。

之不際者也。不際者。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

在。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

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曝然投杖而起而五

知予僻陋慢訑。故

予之狂言而死矣。

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弇垺弔。

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

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未得其萬。

而死。又况夫體道者

之無形。聽之無聲。人

謂老龍去死則  
藏其狂言也以  
其默為知道語  
自深厚又尚以  
老龍為未足則  
愈不可知也皆  
相形不言之妙

論道而非道也明道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  
曰其數若何無為曰  
可以約可以散此  
之言也問乎無始  
為之知孰是而孰  
淺矣弗知內矣知

無形而言之極  
自好

直可謂之逆旅  
主人耳言其與  
憂樂居也

在我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故至  
而已順至順故  
能無所將迎而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然而  
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  
樂與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  
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  
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為哀樂所寄也  
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之所不道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無知  
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皆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